



社会特刊

SHEHUI TEKAN 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商洛日报微信公众号

商洛日报客户端



7月29日,商州南秦新区管委会办公室驻张底村工作队联合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到杨峪河镇张底村开展“困境学童助养、助力乡村振兴”活动,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向61名贫困儿童发放助养助学金总计7.6万元,还向他们赠送了学习、生活用品。(本报记者 胡蝶 摄)

通天河畔酒热血

党广哲口述 郭明霞记录整理



党广哲1958年拍摄的军装照

(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商洛军分区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玉树军分区政委陈效真(丹凤槐花人,20世纪60年代任商洛军分区政委,70年代任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指挥部简称“玉指”,其他成员因部队调动先后有变化。

经过一个月训马、训骑,“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8个骑兵连1000多人和一个500多峰骆驼的驮队浩浩荡荡进入草原,翻越莽莽昆仑山,蹚过冰雪沼泽黄河源,历经13天到达曲麻莱。

曲麻莱位于青海省的西南部,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通天河穿境而过,黄河源就在北边的麻多乡,境内高山、盆地、滩地相间,地广人稀,群山连绵,县城驻地海拔就达4200米。

此地属典型的高原高寒气候,“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部队到这里后没有营房,住的全是帐篷,生活物资都是靠驮队运过来的。当时中央有规定,藏区部队不准吃地方一粒粮食,何况当地产的那点儿青稞,还不够群众自己吃。

我们所有人马包括500多峰骆驼都驻扎在色吾河口,距离通天河大约二公里。附近没有树木,没有柴火,战士们每天起床后,要到河岸草地拾干牛粪才能生火做饭。起初,骆驼运来的干菜是用纸盒装的小白菜,一个盒子装一棵或两棵,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此后几个月,饭锅里没有一丝蔬菜,却漂着青黑色的小星星,那是牛粪。开始时有个人吃不下去,后来连这样的饭都吃不饱,眼睛一闭权当调料,再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大家乐观地自嘲:“没有牛粪,饭还不香。”

晚饭之后,必须把烧过饭的热灰埋在帐篷插杆的洞里,不然第二天钢钎冻在土里,就拔不出来了。

在昆仑山谷和通天河沿岸转战半年,我们经历的大小战斗有几十次,如抢渡长江、黄河源谈判、打江让寺、攻巴久山等等,磨炼了每个人的意志,也积累了不少高寒地区的作战经验。

剿灭了曲麻莱地区的大股叛匪后,部队于12月底回到西宁市。半年来,在泥里、雪里、硝烟战火里摸爬滚打,加之交通阻断,营房收发室积压了我12封家书,一一拆阅后,我大吃一惊,泪涌双目:爱人病重已去世,母亲误听我打仗牺牲的谣传,急得整天疯疯癫癫。

仅仅半年时间,家里就出了这样的变故,我急忙向连队请假,领了路费、粮票,交接了文书业务,也收拾了回家的东西。不巧,晚上团里指定,要我随团政委去甘肃接新兵。虽然急着回家,但在有新任务的情况下,我必须服从安排,跟上团领导去接新兵。

我们团到甘肃接新兵的地方,是3个火车站。到地方后,政委问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咋不吭一声?”我说:“完成接兵任务后再回去,也行嘛。”政委笑着说:“这几天才宣传,你回去几天没啥影响。”我高兴极了。领导给我批了4天假,一天回一天来,可以在家住两天。

我就这样探了一次家,安慰了岳母和母亲。走的那天早上,母亲送我到丹江河边,含泪挥别。坐上汽车,翻越秦岭山顶时,我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不由得感慨古人的两句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亚拉大柴山剿匪

1958年8月下旬,我们骑1支队到达曲麻莱后得到消息,亚拉大柴山隐藏了300多名叛匪。指挥部决定,派我们五连和另外两个连队带一部电台前去围剿。

亚拉大柴山在昆仑山南麓,绵绵丘陵,环境复杂。部队沿着通天河一路奔向北,到那里后,整整转了3天也没发现叛匪。

第4天晚上,忽报附近山头出现火光。天亮之后,发现我们被1000多名叛匪包围了。叛匪人多,但我们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3个连队呈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叛匪不敢贸然冲击,我们也不敢仓促突围,就这样被困了一周多时间。

连队出发时只带了五六天的生活物资,这时干粮已尽,马也断了草料,马掌,更重要的是断了食盐,没有盐,几天时间战友们的身体就不行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坚守待命,一边决定给叛匪一个反包围,一边联系军区给我们空投物资。

我在断粮之前就生病了,三四天没盐吃,我比其他人的

身体反应都严重,浑身软瘫无力,已经站不起来了。连部的几个人把干粮袋子反掏出来,从布袋的缝隙里拍打、抖撒,勉强搜腾了一小把炒面,给我做的“病号饭”,就是在军用茶缸里用炒面冲了半杯面水子。由于被叛匪围困,打猎的范围有限,猎取的野生动物难以充饥,何况还没有盐。

在飞机空投物资的前两天里,连里的干部不断地给战士们安慰、鼓励:“明天飞机就来了,大家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当时躺在帐篷里,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呼吸也比较费力,觉得自己可能会随时断气。听了连长的话,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必须坚持到明天。”就这样,我们又坚持了一天。

第10天早上,上级电报通知,12点摆好丁字形的红色信号布等待空投。12点半,飞机终于来啦,战士们特别兴奋,一个个仰望天空,心在飞翔,却无力雀跃。

当时,飞机穿梭于青藏高原也是探险,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复杂,意外情况会随时发生,飞行员也是冒死救援。

飞机降低高度后一次俯冲,天空中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豆腐块状的东西,越接近地面越大。一包包物资投向地面,有食盐、石子馍、马掌、棉衣、棉被等。那时候降落伞很珍贵,只有食盐、药品和石子馍是用降落伞投的,棉衣棉被是用布包成一个大包,投到地面时弹得老高。马掌特重,箱子落下来砸进了沙坑里,战士们只好先吃馍,然后再抡起洋镐挖马掌。

吃上了酥脆的五香石子馍,有了盐,两天后大家体力恢复。据说,石子馍是从西安购买、调运过去的。

第13天,指挥部率领剩余的全体人员,急行军两天两夜赶来救援,我们内外配合,对叛匪实施分路追击。敌人狼狽逃窜,500多名匪徒缴械投降。遗憾的是,有一小股叛匪凭借地形,从我们五连围堵的山沟侥幸逃脱。

在沱沱河兵站守护青藏公路

1959年春天,我们连和其他团抽调的两个骑兵连改编为摩托大队,集训两个月后,去天峻山围捕空降特务。任务结束后,于5月初再赴昆仑山参加平叛。

这时候,西藏已发生武装叛乱,我们团分驻在温泉、沱沱河、二道沟、五道梁4个兵站,守护青藏公路,保障运输安全。团部在五道梁兵站,我们五连在沱沱河。

沱沱河周围的山岭十分荒凉,望不见一棵树,大风一起就是六七级,刮在脸上凛冽如刀,附近也没有一户牧民。战士们开玩笑说:“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沱沱河也叫托托河,蒙语意为“红河”,河里都是红泥水,沙土细腻。我们的饮用水是用卡车从远处的冰峰下面拉回来的冰块。

每个兵站都在附近山上设有观察哨位,一组3个人,守一天一夜,白天巡逻,晚上放哨。我们兵站的观察哨位,上山需4个小时,下山3个小时,去的时候要带上干粮,那是用酥油把炒面捏成的圆疙瘩,没有水喝,只能就着雪吃。连队通知事情,全靠红绿两色信号弹。



五连战士在沱沱河兵站合影,前排中间为洪亮,右二为徐进才。

最舒服、最幸福的要数温泉兵站。每天睡觉前泡半个小时的温泉,战士们的手脚就不会冻伤,但洗澡前,必须用雪调好水温,那里温泉的温度高,扔一条小鱼进去,一会儿就煮熟了。

5月中旬的一天,我奉命骑三轮摩托车到团部送文件。那段路山多路险,我在边斗上带了一个空气油桶,准备回来时领一桶汽油平衡车子。去时经过火山,遇到一个右拐弯,因路陡弯急,边斗飞起,人与车一下子跌落悬崖,所幸我挂在一棵树上,被一位好心的过路司机救起,送到了团部。由于失血过多,我昏迷了一天一夜,住了50多天医院。出院后,我回到沱沱河兵站,继续巡逻放哨,追剿在公路上抢劫货物的叛匪。

二号地区战役

1960年5月打响的“二号地区”战役,是解放军参战人员最多、消灭叛匪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也是青藏平叛过程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战役。

“二号地区”是指唐古拉山东南玉树杂多县与西藏聂荣县交界的广阔地域。这里盘踞着近万名叛匪,其中有600多名是空降特务。

这次战役,由西藏军区丁(丁盛)指挥部与孙光司令员指挥的玉指部队协同完成作战,共投入11个团(支队)级部队约1.7万人,有骑兵团、步兵团,还有空军、装甲兵配合。

玉指部队的大本营在沱沱河兵站,马料堆得像麦秸垛子,三五成群,散落成一个大村庄。

唐古拉山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雪山林立,沟壑纵横,当地人有一“四面雪山四道关,四百里路无人烟,三步一停喘粗气,风沙走石常怒吼”的描述。玉指部队在这一地域作战,已经两年有余。我们支队这次的任务,是配合装甲营守在公路沿线,堵截叛匪西逃入藏。

5月1日,所有部队向战区开进,实施向心合围,先是骑兵,后是步兵,最后是机械化部队。

5月5日拂晓,战斗打响,空军出动飞机几十架次,连续两天对叛匪集结地区反复轰炸,摧毁叛匪的无后坐力炮、迫击炮、高射机枪等重武器。重创叛匪主力后,地面部队实施围攻。

战役第一阶段完成后,对部分窜出合围圈的叛匪进行追歼,总参谋部指示“千方百计寻歼老哇喇嘛(二号地区敌‘青海军’副司令)股匪”。

空中侦察发现,有1000多名叛匪逃往雪山脚下的错龙沟。我们支队负责围剿。

错龙沟正对雪山,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大沟,东西两面各有一条小山沟,整个地形呈“鼎”字形。支队派出两个小分队,攻下连接雪山的两个小山头,其他连队从正面沟口推进,我们连负责堵截从两侧山沟逃跑的叛匪。

一排战士据守东山,我们二排据守西山,每个排有3挺班用机枪、1挺重机枪,战士们须提前绕道,插到目的地。

行军途中,为了抢时间,吃饭只能是一把炒面一把雪。走了一天一夜,于凌晨5点多到达指定地点,战士们都累得直不起腰,却顾不上休息,立即选择地形构筑掩体,积极做好战斗准备。

6点整,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东边山上已向叛匪发起攻击,叛匪一下子乱了阵脚,一窝蜂地向西山扑来。在我部堵击下,敌人又仓皇逃向南山沟口,结果南面大部队的火力更猛烈,匪徒们根本无法前进一步。

不一会儿,远远望见西山沟口方向,一大群牦牛卷起漫天沙尘奔腾而来,我们的轻重机枪立即一齐开火,左右扫射,替匪徒挡子弹的牦牛死伤一大片。

叛匪驱赶牦牛继续冲击,我们的机枪继续扫射。在狭窄的谷口,牦牛的尸体很快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梁,匪徒们作茧自缚堵住了自己,又退了回去。

冲锋号响起,战士们一跃而出,势如猛虎,打得敌人策马乱窜,有300多名叛匪缴械投降,一小股叛匪转身朝北,徒步上了雪山。

从俘虏口中得知,叛匪头目老哇喇嘛部分空降特务和数百名叛匪逃跑。支队领导立即调整部署,率队寻迹追击。

错龙沟的战斗比较顺利,除了武器弹药,我部还缴获牦牛3000多头。一排负责押送俘虏,我们二排负责断后并照管牦牛。为追剿漏网之敌,重机枪班先走了,牦牛却赶不动,一赶就乱窜,大家累得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我们20多人赶3000多头牦牛,没有经验特别困难,只好原地守了一夜,住在叛匪留下的帐篷里煮肉充饥。

第2天,连部派来的向导说,牦牛得赶上几头先走,其

他的就会慢慢跟着走。这个方法很灵验,大家3人一组分段负责,一组一次赶几十头,抚顺后照管几百头,终于将牦牛赶到沱沱河兵站。

我部其他连队继续追剿敌人,经过8昼夜连续追击,从唐古拉山一直追到杂多县境内的通天河畔,将老哇喇嘛这股狡猾顽固的匪徒全部歼灭。

“二号地区”战役历时26天,消灭叛匪8000多人,缴获物资不计其数。我们玉指骑1支队受到总参通报嘉奖,二连、三连荣获集体一等功。

1961年,叛乱基本平息,但青藏公路沿线的零星战斗时有发生。10月初,我复员回乡,结束了3年多高寒地区的战斗生活,回到丹江河边,一生种田养家。

60多年匆匆而过,一想起在通天河畔、长江源头的战斗经历,我就心情激动。在战斗中落下的一双老寒腿,也时时提醒我不要淡忘那段艰苦而光荣的记忆,铁马骏铃,时常在梦里鸣响……

